

九十年代

文存

1990~2000

【上卷】

■孟繁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九十年代文存

【上卷】

■ 孟繁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F86/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十年代文存/林大中,孟繁华主编,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

ISBN 7-5004-2917-7

I. 九… II. ①林…②孟…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363 号

责任编辑 曹宏举

责任校对 李冰

封面设计 天下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怀柔渤海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875

字 数 661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印 数 1-14000 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秉承一以贯之的责任良心
展示九十年代的思想地图

前 言

■ 孟繁华

《九十年代文存》，分上下两卷。上卷所收入的文章，主要是发表于90年代重要思想文化论争中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不同的论争中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代表性。将这些不同观点的文章收在一起，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90年代思想文化论争的基本内容。因此这是一本资料性的选集。下卷收入的文章，主要是思想文化随笔，其间很难作出类别划分。但需要强调的是，本卷的编辑，并不是要凑90年代“随笔热”的热闹。而是希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选择出一些具有较高思想文化水准的好文章。这个标准似乎很难界定，或者这个“好文章”是由谁提出的，都是个问题。这里一方面体现了我们有限阅读的选择；另一方面，遗漏的好文章肯定会更多。这是难以周全的。

上卷从《废都》的有关论争开始，不仅因为这是9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论争。重要的是，《废都》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通过评价这部文学作品所表达出的思想文化观念，则显示了90年代初期度过了思想空场阶段后，思想文化界价值立场上的重要

分歧。稍后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大众文化的讨论等，事实上也是《废都》讨论的某种延续和深化。大概也正是从这一时代起，知识界的思想文化分歧变得尖锐起来。这一分歧和不同范畴内的论争，逐渐取代了政治文化批判。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从长期的破坏转向了建设。这大概也是90年代思想文化论争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所在。

所选的文章，多与文学界相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敏锐而过于密切，它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但它也同时以感性的方式感知并提出了时代最需要回应的问题；一方面是90年代以来，文学界的许多学者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这些学者是带着文学家的敏锐和情感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学术活动的。与90年代相关的大论争，几乎都有他们的声音。所有这些论争部分地显示了90年代知识界取得的思想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那种所谓的“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说法。这种概括，极力想把80、90年代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事实上时间对于学术和思想活动来说，意义远不那么重要。即便是在90年代，我们仍然可以感知到80年代某些思想脉流的涌动。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比80年代复杂得多。

这些文章，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同，有的是“中国特色”的，有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但这些问题都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选择有关。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似乎仍然可以感到知识界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情怀。尽管这些词语今天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显得有些自作多情或滑稽可笑。但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内心期待和情怀至今仍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90年代才出现了这样多的思想论争和随笔。

时间和有限的阅读，决定了这套选本现在的问题，这完全可能是一次冒险的莽撞的举动。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套选本毕竟还会为后来更周全的选本提供一个参照，并且为读者初步提供一部有关90年代思想文化状况的读本。

2000年7月7日北京酷暑中

目 录



001	前 言
001	《废都》漫议 / 王富仁
021	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 / 温儒敏
027	旷野上的废墟 / 王晓明等
042	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 / 白 烨等
056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 王 蒙
068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 王彬彬
075	城头变幻二王旗 / 朱学勤
081	一个急需正义感的文坛 / 李洁非
086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 许纪霖
091	戊戌变法的再反省 / 萧功秦
113	20 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 陈 来
130	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 / 陈晓明
142	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 / 王岳川
160	保守自由主义: 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种选择 / 陶东风

- 176 民族主义概念的现代思考 / 王逸舟
- 188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 王小东
- 205 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 董正华
- 210 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 / 顾 昕
- 221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 秦 晖
- 230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 甘 阳
- 243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 汪 晖
- 288 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 / 徐友渔
- 302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 汪丁丁
- 338 从种族到文化 / 陈燕谷
- 347 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 / 王家新
- 361 诗歌内部的真相 / 谢有顺
- 369 “知识实践”中的诗歌“写作” / 周 璜
- 391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 / 于 坚
- 408 文学备忘录:质疑“全球化” / 戴锦华
- 421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 / 王 宁
- 441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 / 孟繁华

《废都》漫议

■ 王富仁

一 关于“废都”

我是曾在西安生活过三四年的，它就是贾平凹《废都》中的西京，是一座“废都”。我这个山东人到了西安这样一座古都，开始感到样样新奇，但久而久之，便觉出了一种怪怪的说不清的味道。我总觉得，它有一些甜甜的发酵的气味，像喝着低度的葡萄酒，让你怪舒服，有些醉意，但又浑身懒洋洋的，没有多大的力气。至少我在西安的时候，它几乎没有一处能让你感到一种生气勃勃的美，到处是一片荒凉、颓败、残破的景象。这里不是说它没有现代的高楼大厦和交通工具，而是说一旦被组织进它的整体画面中，它们便带上了荒凉、残破的意味。到了西安，你首先就得进坟墓，昭陵、茂陵、始皇陵，都是古人的坟墓，连半坡遗址都有一片掘开的墓葬地。但是，你却又不能像对待别的坟墓一样对待它们，它们是一种伟大。这是我们的光荣的祖先建造的。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光荣，也建造了自己的坟墓，使我们这些后代人在活着的时候便心悦诚服地一次次被埋葬，怀着崇仰的心情来瞻仰他们的死亡。大雁塔、小雁塔，你在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就能看到它们的照片，它们是美，并且至今不失其雄伟浑厚，但你又总觉得它们风尘仆仆的，站了一千年来，站得有些累了，而别的建筑物又好像无法帮助它们。直至现在，还让它们自己驮着四面八方来的游客，把它们的美的脊梁都快要压弯了。陕西省博物馆里的碑林，不就是集中起来的一片片坟墓吗？你走在

那栉次鳞比的古碑中间，就像是走在一簇簇的死人中间，阴森森的，那石头又冷又硬，又厚又重，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上。我的母校西北大学就在西安古城墙的附近，我常与我的同学们吃过晚饭后到古城墙下去散步。那时的古城墙，已被市民们掏了一个个黑洞，掏出的砖就在古城墙边盖了一座座民房。那砖可真好，又厚又大，大概在全世界都数得着，但用这些砖垒起的民房却一点也不宏伟，处处绽露着现代小市民的可怜的敝败。有一次我还违例爬到了古城墙的上面去了，走了好长一段。上面很宽大，但我却像走在一堵即将坍塌的墙上，担心它随时会塌陷下去，把我也埋进它的废墟里面……

古都就是这样一幅景象，它的居民也不能不受其影响。长期住在里面的人，大概已经不觉得，外面的人却极易感受得到他们身上的那股特别的气味。就说这次全国运动会，偌大的一个陕西省，偌大的一个西安市，论城市它并不比天津小多少，但在整个运动会上却只得了一块金牌，名次排在新疆、内蒙古、青海、贵州诸省之后。我一点也不想夸大其辞，西安古都的人身上大都带着一种死亡的气息。我山东大学的大学同班同学，全班 25 人，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全都活得好好的，而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的 12 名同学，毕业还不到十年，就已经有两个命丧黄泉，并且这两个都是毕业后留在西安的。一个与我同岁，一个比我还小四五岁。我在西北大学时，中文系的教职工不足百人，但没有几年，就死了三十人左右，几乎每年都有三四人，四五人告别这个人间。他们有老也有少，有的死得明明白白，有的则死得莫名其妙。我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二百余人的大系，也没有死这么多的人。而我还知道，仅论物质的生活，北京是远不如西安的。死了的人当然有死亡的气息，就是活着的人，你也能明显地感到他们被死的意识缠绕着，好像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从外地去西安的，那时他是一气能喝八两

白酒的极豪爽的汉子，但留在西安没几年，精神状态完全变了样子。好像天天被死亡追逐着，他两次来我家做客，几乎自始至终说的都离不开一个死字。说得连我也觉得恐怖起来。神秘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神秘主义，总是和死亡的意识分不开的。《废都》里的一个人物，大概就是以我的一个同学为模特儿的。他是一个很勤奋又很有才华的学者，是我们的忠厚的老大哥。他原来是研究古典文学的，现在则转治《周易》，并且学会了算卦。1989年我去西安，他给我算了三卦，说来也怪，他的三卦后来都应了验。但应验是应验，在人们自感精力充沛、生命力强劲的时候，还是想不到去占卜吉凶的。

西安古都和《古都》中的人都有些怪兮兮的，这使我不能不常常思考这个中的缘由。我想，不论历史的长短，凡是有着繁荣的过去也有繁荣的现在的文化环境，都使这个环境中的人充满青春的朝气，他们既不必怀恋过去也不必焦躁地期待着未来，而会自然地从事着自己现在所应从事的一切，争取着自己实际能实现的目标。他们对生命充满信心但又不会奢侈地耗费这生命；凡是没有光荣的过去而有着繁荣的现在的文化环境，其中的人大都有点暴发后的味道。他们往往会看不起衰败着的事物，而艳羨比自己好的、强的人们，但他们有奋斗的勇气和斗狠的志气，为了自己的发展往往不择手段但却绝不萎靡困顿；凡是一个既没有繁荣的过去也没有光荣的现在的文化环境，其中的人容易耽于梦想，但他们梦想未来而不梦想过去，历史一旦给他们裂开一个光明的隙缝，他们就会拼命钻过去，即使这条隙缝会夹碎他们的脑壳，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犹疑彷徨。惟有这有着光荣的过去而现在衰败了下去的文化环境，对人的精神有着一种腐蚀的作用。他们对现实的一切感到不满，感到不如意，但他们却不必面对使自己不满意的现实本身。温习旧日的繁华就足以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慰安。一块古砖，两方古砚，一部宋版书，几幅御批手摺，便给他们若

干的温馨，几度的陶醉。整个文化环境也便赋予这以崇高的价值，使人们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这崇高而又文明的事业中去。但这是精神的寄托却不是精神的追求，它给你暂时的慰安而不给你追求的喜悦。使你困扰的现实矛盾一个也未得真正的解决而你却失去了解决它的精神活力。在这时，你的内在精神仍然是不平静的，你越来越感到一种精神的饥渴，但这种饥渴又与一种疲弱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它使你去到物质的享受里去满足内有精神的要求。但直到你把肚子喝得胀胀的，仍觉得饥渴难忍。在这时，整个文化环境中都湿漉漉的，冒着精神的潮气，挥发着死亡了的精神的霉味，一切都狂乱地活动着，但一切又都衰败下去。我认为，这就是“废都”精神氛围产生的根本原因。

假若如此，我便又感到不敢独独嘲笑西安古都的人们了。我们，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后裔们，不能生长在一个有着光荣的过去而后来衰败下去的古文明国中吗？我们不会也像西安古都的人们一样，因久久生活在这样一个古文明国里而嗅不出自身的特殊气味了呢？而在别的民族的感受里，是不是也像我们感受中的西安古都的人们一样，也有一种精神死亡的气息呢？现在，报纸上又有了反腐败的号召。有人认为，腐败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追求金钱是不一定腐败的。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是伏尔泰式的精神领袖，于连（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人物）式的个人奋斗的典型，萨加尔（左拉《金钱》中的人物）式的狂热追求金钱权势的野心家。他们都是有清教徒倾向的人物。当时的腐败是与贵族阶段联系在一起的，而贵族阶级的特征则是精神的死亡。一提到“腐败”两个字，我便会联想到腐烂的棺材板子的味道，它不仅仅是追求金钱的结果，而是用金钱填补精神空虚时带来的社会现象。但在中国，腐败的好像又不是没落中的事物，倒是谁发展谁腐败，发展一段便腐败下去。旧叶的枯萎不可怕，刚生出的新芽接着腐烂下

去才是最最可怕的，因为它关系着新的生机。在这蔓延着的腐败的现象里，是不是也有着“废都”的信息呢？

贾平凹大概不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家，但我却可以确定不移地说，他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在前些年，我在小书摊上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就曾使我心里一愣。在那时，我刚刚感到中国社会空气中似乎有一种不太对劲的东西，一种埋伏着悲剧的东西，而他却把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写成并出版了，小说的题名一下子便照亮了我内心的那点模模糊糊的感受。这一次，我也不敢太小觑了贾平凹。我觉得贾平凹似乎并非随随便便地为他的小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似乎他是有意创造出这个意象来的。如若如此，我觉得这个意象是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作为一个体现一种文化环境的精神特征的意象，似乎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完全与之重合的。《红楼梦》中的贾府，是埋伏着危机的繁荣，但它的繁荣却是真的繁荣，那里面的多数的贵族男女到底还不失其高雅庄重的外貌。那里的文明像一朵繁缛但确也明艳的花，只是柔弱无力，禁不住风吹雨打，洒洒秋风吹来，便被吹得花残叶落，萎落沟壑；《阿Q正传》中的未庄，是没有一点水分的精神沙漠，它的文明没有花、没有香，干枯得像是晒了多少个夏天的枯叶，但其中却没有腐烂的死尸的气息。“废都”则不像它们。它的文明像一片阴深的沼泽地，上面浮着厚厚的发着霉味的树叶，下面是又温软又粘稠的泥浆。你一站到上面去，就感到一种优哉游哉的飘逸感，并且很舒适地往下沉落。你慢悠悠地、心旷神怡地沉下去，沉下去，不沉到你的胸口，你是不会感到窒闷的，但一当你感到了窒闷，你也别想自拔了。在这时，你能做的至多还有一件事：为世人描述一下你自己的精神死亡，为这片沼泽地别上一枚胜利的勋章。

“废都”——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文学意象。

二 庄之蝶与贾平凹与《废都》

《废都》使得很多评论家对贾平凹感到失望，因为他以前的作品是颇得中国当代的评论家们赏识的。而现在，贾平凹堕落成了一个庸俗的作家。这太使我们的评论家们失望了。

但在这里，我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贾平凹过去的作品里说话的那个贾平凹更像真的贾平凹呢，还是在《废都》里说话的这个贾平凹更像真的贾平凹呢？如果在《废都》里说话的贾平凹才更像真的贾平凹，你过去对他的赏识是赏识的贾平凹这个人的本体呢，还是赏识的他那时穿着的文学的衣服呢？

人是需要穿衣服的，文学有时也得穿件衣服。贾平凹以前的作品是穿着衣服的，并且常常穿件时髦的新装。我曾评论过由他的《鸡窝洼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在当时我就曾经指出，他在禾禾的心灵上盖了一层幕布，把他的性格掩盖起来了。实际上，禾禾这个人物发展下去，其性格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可爱的。谁都能够想到，在他最艰难的时候鸡窝洼的人们遗弃了他，人们歧视他，嘲弄他，看不起他，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道的爪痕，你还能指望他成功以后感激你、亲近你、报答你的知遇之恩吗？在当初，他为了自己与自己的妻子秋绒而决心发财致富，后来他咽不下被人耻笑的那口气而不怕失败、一定搞出个名堂，但他一旦富了，成了鸡窝洼人家最有体面的人物，你还能指望他创更大的业、改更大的革吗？在这时，他精神上的孤独，失败时留下的精神鞭痕，不会一下子使他觉得一切都是没有意思的吗？他富有了，有钱了，又怎样呢？他同时也被鸡窝洼的人家在精神上孤立了起来，人们不再把他当作自己的人。他还有勇气再失掉一个桂兰、像当日失去秋绒一样地去开辟新的道路吗？但在那时，贾平凹得穿改革这件文学的衣裳，得把禾禾塑造造成一个让人感佩的改革者，因而有意无意地掩盖起一些事实也是不必大惊小

怪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人人都成了改革者，谁也不会说发家致富是歪门邪道了，人人都想法挣大钱、发大财了，他穿件这文学的衣裳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事情好像走向了另外一端，现在不是人们不再想法去赚钱，而是不再想费和禾禾那么大的力也能赚大钱、发大财。失去了阻力的金钱欲望离开了人的精神追求在设法独立地占有这个世界，而在它的面前连我们的心灵也有点承受不住了。在这时候，贾平凹已成了一个有名的作家，不再想穿着别人给定做的时髦的文学服装走路了。他脱下了这些衣裳，但也露出了他的并不丰润柔美的精神的裸体。我们的评论家开始感到有点恶心了。但它不知，在他穿着衣服的时候，他的肉体也并不比现在的更丰润，也是这样一幅丑陋的样子，甚至比现在更丑陋些，因为他至少还不像现在这样敢于直面自己，直面自己实际过着的生活本身。而一个还没有敢于直面自己的生活本身的人，又怎能把自己的眼睛射入世界的骨髓呢？总之，我认为，即使面对一个丑陋的贾平凹自己，也要比仅仅面对他为自己定做的文学的衣裳要好。服装是别人的，它也能套在别人的身上，而精神的躯体却仅仅属于贾平凹自己，别人学不来大概也不想学。

读者大概都知道，《废都》中的庄之蝶写的就是贾平凹自己。所以，我们得先说说贾平凹，说说贾平凹与“废都”的关系，才容易理解庄之蝶这个人物。

很多人把《废都》比做《金瓶梅》，那么，庄之蝶就是西门庆了。但文学是最不能比附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庄之蝶不是西门庆。不是！

贾平凹，我只见过一次。那还是在十二年以前。在那时，他已是全国著名的青年作家，虽然成名刚刚两三年的功夫。在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朋友们说我活像一个农村公社干部，而那时的贾平凹，在我眼里则像一个道地的农民。因为我们过去不认识，彼

此也没有说几句话。以后也就没有再见过。

像贾平凹这类农村的娃子，对城市，对作家和科学家这类受人尊敬的职业，是怀有浪漫的幻想和美好的感情的。尽管他也像多数想当作家的青年一样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前途，但他对作家的向往使他愿意成为他心目中的好的文学作家，像鲁迅，像曹雪芹，像他当时同样尊敬的孙犁、茹志鹃等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他学习他们的技巧，勤奋地练习写作，也像流行的作品一样寻找着可以作成小说的题材。不论贾平凹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以及他自己怎样与朋友相处，但至少在写作的时候，他便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一个美的世界里去。他想象着美的人、美的心灵、人与人之间的爱，彼此的同情，爱情的温暖，大自然的美，小鸟的自由，溪水的淙淙作响，朝露在野花的花瓣上熠熠着晶莹的光……他想象着一个美的世界，也便把这个世界视为现实的世界，因为它是浑然一体地存在在贾平凹的观念世界中的，任谁也不能剔除主观的想象而剥离出一个纯客观的世界来。他也写丑的事物，坏的人，不正当的行为和庸俗的势力，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他的作品中的点缀，是构造一个美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栋梁椽柱，而在实际上，还未曾有任何一个坏人、一种丑恶的势力曾经把他也打翻在地，让他品尝一下凶残的实际滋味。在他这时的作品里，美的总能战胜丑的，善的总能战胜恶的，爱情总能战胜人与人之间的憎恨、嫉妒和猜忌，整个世界都充满朝气蓬勃的气息，充满爱情和美，正义是这个世界的惟一有力量的东西，邪恶虽然猖獗一时，但最终必将失败。在这个时候，贾平凹与整个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他写的这样的世界也就是整个社会都期待着他写出的世界。政治家觉得他给世界带来了光明与色彩，青年人在其中找到了理想和爱情，评论家在其中看到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想当文学家的青年在其中看到技巧和才华，贾平凹也就这样走进了名作家的行列。